



1 4
1555
34



補漢兵志

門 14
號 1555
卷 34

補漢兵志序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昭示

補漢兵志序

門人秦讓知江州時 歷管勸學事 諸 納 遺 陳 攬

漢兵志永嘉白石先生往為大都授時所著予少小執
京師從曾備討閔因獲聞纂集之大旨初藝祖開基次
第剗削五代僭偽收其精兵聚于京師天下既平而已
聚之兵不可復散遂定都汴京以便漕運始倚兵以固
國而不及天下之形勢嘗自歎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
殫矣固已逆知後世以兵為病也然當時徒見兵聚而
精不知其後兵聚而不可復用蓋自太宗既平太原欲

補漢兵志序

知不足齋叢書

遂取幽燕而不克自是歲有契丹之擾澶淵之役僅能
罷兵爲和而西夏之叛終莫得其要頭尋至永樂之創
極爲中原之變所在戰卒望風奔潰訖未聞一戰之獲
渡江以來稍自振刷和議旣成尋復廢弛數十年來天
下無事衣糧犒賞不可少殺生息長養而貪將黠吏得
以浸容其姦故老弱者難汰虛籍者難覈安坐無事則
驕驕則難用久聚而法弛則惇惇則難制生息以而衣
給有限則貧貧則思亂亂行調發之日稀不閑臨陣決
戰之術則怯怯則棄甲曳兵而走今自京師禁衛江上

諸屯諸州廂禁邊上戍守往往以百萬爲額而未嘗可
用也夫以天下不及承平之半而養百萬無用之卒凡
今天下嗷嗷行一切之術網羅天下之遺利以竭生民
之力而楮幣茶鹽之法日益敝壞皆爲此也抑可久而
不知變乎於虜此先生所以拳拳有意于漢家之遺制
也謹按漢制調民有限無常役之歲則與今日老弱虛
籍者異

按補兵制首當知用民之目蓋漢法民二十始傅二
十三爲正卒五十六免通爲三十六今自始傅爲更

卒歲一月止于三十有六月卽今廂軍備廝役者是
爲衛士止一歲卽今禁衛扈從者是爲材官騎士止
一歲卽今禁軍備戰守者是戍邊三日卽今更遣戍
卒者是漢之用民止此四條夫以民之爲生除其少
與老中間三十有六年之間籍其強壯之日而用之
又不過兩歲及三十有六月加以戍邊通爲五歲有
三日耳其勢老弱虛籍自無所容于其閒夫兵不常
役則佚而不怨在官之日少則有餘力而不疲故漢
兵所向未嘗敗衄橫行於四夷而匈奴卒于摧敗破

滅款塞奉國珍來朝闕下近古未嘗有也其與今日
常有四夷之憂異矣
有事檄召事已罷歸無聚食之費則與今日竭民力以
養兵者異

按高帝十年征陳豨上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
至者是年淮南王布反檄諸侯兵上自將以擊布孝
武云吾初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齊哀王謀發
兵中尉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
高帝紀五年夏五月旣誅項羽兵皆罷歸家則知漢

法兵皆散于郡國有事則以虎符檄召而用之事已
皆罷歸家無復養兵之費矣

衣齋自備無供億之勞則與今日春秋衣賜不時激賞
者異

按賈誼傳曰漢淮南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
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貨殖傳曰長安中列侯
封君行從軍旅齋貸子錢家則知漢兵雖以征行調
發衣齋猶自備而况無事而歲科和買供給春秋二
衣乎

近地調發無遠征之勞

已詳補志并註

不立素將無擁兵專制之虞

按唐杜佑通典云兵制可採唯有漢氏或有四夷侵
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貳師樓船伏
波下瀨咸因事立稱畢事則省雖衛霍勳高績重身
奉朝請兵皆散歸

都試課殿最無驕蹇難用之患

已詳補志并註

故自文帝以來與民休息經常不耗則減田租弛山澤
文帝二年賜天下民田租之半十三年除田租稅後
元六年弛山澤

尋至太倉之粟陳陳相因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皆
不養兵之效也誠使稍取漢制斟酌劑量參而行於今
日以救其極敝不十年閒國力可紓民力可裕其效猶
指諸掌夫亦何憚而不爲嗟夫先生乃老矣方力疾句
休築室深山中尙羊物外以書史泉石自娛將終身焉
此志邈矣顧每以予講肄滋久警策蘊奧粗可與語理

道者其素相期待者遠矣然予亦偃蹇半世安于靜退
未嘗出位而思豈敢輒言兵事而先生憂國之心與所
著書要不可不與有志於斯世者共之也雖然其事大
體重關係宏遠要在成順致利不駭民聽其條目次第
固非一端初先生更欲編次漢調兵弛役尺籍伍符金
鼓旗幟及凡兵閒調度別爲一書未果蓋漢兵最近古
其規模尤精密而史闕其文姑採摭羣書先志其大節
而其纖悉未能盡載此書也先生名文子字文季世居
樂邑白石山下因自號白石山人云嘉定甲戌謹序

矣

戍邊

天下之人皆直戍邊止漢之用民殆不過此

復

而天子推恩則有復其身者止無以給中外繇役矣

郎

所謂天子之衛則光祿勳所領諸郎是也止其郎員悉省于先漢矣

南北軍

其次則有南軍有北軍止其所領士徒亦甚多矣

三輔兵

三輔之兵中尉主之止則中尉所專職唯徼循而已

城中兵

凡城中屬長安令止蓋京師之兵大略具此

滎陽屯兵

其外則滎陽屯兵止無常屯之兵也

郡國兵

郡國之兵則材官騎士是也止非虎符不得輒發

續漢書

二知不足齋叢書

邊兵

唯當寇之邊特異內郡止蓋其權重矣

部都尉

部都尉部成卒乘障塞止不以從征也

農都尉

農都尉武帝初置止其制邊守塞大略如此

屬國

然猶困于匈奴之強止所謂以蠻夷制蠻夷者也

元書初不立此綱目予慮學者未明復表出之非本

旨也元粹謹書

補漢兵志綱目

補漢兵志 并詳

白石先生錢氏撰

漢法民二十始傅

高紀二年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服度曰
 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
 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
 從其父疇學之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
 役也景紀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師古曰舊
 法二十三今此二十更為異制當考本末

二十三為正卒

漢儀注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
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漢書儀民年二十三為正一
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水處為樓船

自始傅為更卒歲一月正卒為衛士一歲材官騎士一
歲

食貨志董仲舒曰秦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
戍一歲力役三十倍于古漢興循而未改師古曰更
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

率計今人一歲之中三十倍多于古也昭紀元鳳四
年逋更賦勿收如淳曰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
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案正卒比更卒為正也
更卒給郡縣非正卒仲舒所謂已復為正謂二十三
歲後應為衛士材官者顏說以為給中都官者非也
給中都官即以衛士分戍中都官耳事見魏相傳循
而未改謂更卒歲一月正卒二歲大略與秦相似耳
其實漢人無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之事也

戍邊歲三日

如淳曰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律所謂徭戍

五十六免

漢儀注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人就田里

至于治城郭築隄防轉輸力役皆官予庸直非調民為之也

惠紀三年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武紀元光三年發卒十萬救決河食貨志耿壽昌奏言故事夏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食貨志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

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家食貨志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餼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千印熨以輯之又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又溝洫志成帝河平三年治河卒非受平價者為著外繇六月則知漢人治城郭築隄防轉輸力役皆官予庸直非調民為之也如養馬至調旁近郡益更卒歟

更卒曰踐更

昭紀元鳳四年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

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
卒更也貧者欲得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
于是爲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
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
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
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
爲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
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案更卒非正
卒也人直一月猶踐履而去故曰踐更踐更卽更卒

也若屈人爲之當隨其月緩急貴賤爲之直謂之平
賈漢錢重不得定爲二千也若不直而入錢千官是
爲更賦也

秦爵不更不爲更卒左右中更主領更卒

百官表爵四不更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師
古曰不更言不豫更卒之事左右中更主領更卒部
其役使也

其番上尉主之

昭紀元鳳四年如淳曰尉律卒踐更一月郭解傳解

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怪之間其故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辜郡國役使過律若過員皆坐免

功臣表信武侯靳亭祝阿侯高成孝文後三年皆坐事國人過律免案過律如滿一月當代而過役之類功臣表東茅侯劉到子告二字按增孝文十六年坐事國人過員免師古曰事謂役使之員數也按過員謂當給郡國者有員數其餘則出更賦過員則更賦減矣

其不役而收其直謂之更賦雖罷癯不免

昭紀元鳳四年三年以上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後漢書虞詡傳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貧貧人王莽下令云漢氏常有吏賦罷癯咸出高紀二年如淳曰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癯按更卒給郡國歲一月不役者官收其庸謂之更賦其輕重未詳唐庸法歲役二旬不役者收其庸日三尺

衛士屬衛尉

百官表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後漢志衛尉掌宮

門衛士宮中徵循事高后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
相國產廢門景武功臣表李壽坐爲衛尉居守擅出
長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橋又使吏殺人誅霍光傳地
節三年徙霍光女婿度遼將軍永興衛尉范明友爲
光祿勳徙光女婿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及兩宮
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其寺在宮內

漢舊儀衛尉寺在宮內

周垣爲區廬衛士分居之

百官表胡廣云衛士於周垣下爲區廬區廬者若今
之仗宿屋矣元紀初元五年師古曰衛尉有八屯
有長樂建章甘泉衛尉不常置

百官表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宮職略同不常
置高后紀朱虛侯章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武五子
傳戾太子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宣紀元平元年太
后歸長樂宮長樂宮初置屯衛案長樂衛尉自漢初
有之今云初置者疑戾太子敗後罷之至此方置太
初元年起建章宮宣紀元康元年置建章衛尉元紀

初元三年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各就農

衛尉之屬有衛司馬衛候左右都候有公車司馬衛士
旅賁令丞

百官表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衛士三
丞又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二官皆屬焉二十二官未
詳

司馬候主徼巡宿衛

元紀初元五年師古曰衛尉有八屯衛候司馬主衛
士徼巡宿衛每面各二司馬故謂宮之外門為司馬

門元紀初元五年令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得為大
父母父母兄弟通籍應劭曰司馬主武兵禁之意也
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
省相應乃得入也後漢志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比
于石本注云南宮南屯司馬主平城門北宮門蒼龍
司馬主東門元武司馬主元武門北屯司馬主北門
北宮朱雀司馬主南掖門東明司馬主東門朔平司
馬主北門凡七門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于門之所
屬宮名兩字為鐵券按漢書文符案省符乃內之若
券作印

外人以事當入本官長吏為封棨傳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又胡廣云諸門部各陳屯夾道其有掌兵以示威武按漢書云其有當兵以示威比交戟以遮妄出入者蓋寬饒傳初拜為衛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按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十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畱其更一年以報寬饒厚恩元紀初元五年衛司馬谷吉使匈奴鄭吉傳以侍郎遷衛司馬馮奉

世傳以衛尉持節按漢書作衛候又持節上有使字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案左氏春秋晉悼公以祁奚為中軍尉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蓋秦晉閒以尉司馬候為軍官

左右都候巡宮中及天子有所收考

後漢志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丞各一人本註曰

主劍戟士徼循宮及天子有所收考蔡質漢儀曰宮

中諸官按漢書無官字有劾奏罪左都候執戟戲車縛送付

詔獄在官按漢書作在候大小各付所屬以馬被覆此其職

也

皆與中尉相表裏

漢舊儀宮司馬諸隊都候領督盜賊屬執金吾司馬
掖門殿門此衛士皆屬衛尉案百官表中尉屬官無
衛司馬候左右都候此云屬金吾者蓋執金吾徼巡
宮外實相表裏所謂聯事

公車司馬令受章奏及徵詣公車者

三輔黃圖未央宮四面皆有公車劉向傳章交公車
後漢志公車司馬令一人六百石丞尉各一人掌宮

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丞
選曉諱掌知非法尉主闕門兵禁戒非常獻帝起
居注曰建安八年議郎衛林為公車司馬今位墮
將大夫舊公車令與都官長史位從將大夫自林
始

衛士令領衛士

後漢志南宮衛士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掌南宮衛
士北宮衛士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掌北宮衛士
旅賁令蓋主衛士之驍勇者以備非常

師古曰旅衆也賁與奔同言爲奔走之任也後漢志中興省旅賁令案周官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徒八人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漢倣此名以衛士爲之中興以公車司馬衛故省之歟

凡衛尉太尉所部

漢官目錄太僕光祿勳衛尉三卿太尉所部

時以領屬衛將軍

外戚傳高后八年以梁王爲相國居南軍

按原本作後軍今據

漢書改正文紀卽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

南北軍二年始罷衛將軍軍案南軍卽衛士張安世傳地節三年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

其轉置送迎常二萬人

武紀建元元年詔曰衛士轉置送迎常二萬人其省萬人鄭氏曰去故置新常二萬人漢舊儀饗衛士萬五千人應劭漢官衛尉衛士六十人南宮衛士令衛士五百三十七人北宮衛士令衛士四百七十二人右都候衛士四百一十六人左都候衛士三百八

十三人南宮北屯司馬衛士百二人北宮門蒼龍司馬衛士四十人元武司馬衛士三十八人北屯司馬衛士三十八人北宮朱雀司馬衛士百二十四人東明司馬衛士百八十人朔平司馬衛士百一十七人案衛尉所管衛士數諸離宮寢園及中都官不在其中然後漢制度大率減于西京有分戍諸離宮寢園及中都官者

韋元成傳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

所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魏相傳爲河南太守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畱作一年以贖太守罪師古曰來京師諸官府爲戍卒若今衛士上番分守諸司

雖時有減省然用民多矣

賈山傳陛下卽位減外繇衛卒元帝時貢禹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天子下其議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

其始至丞相迎勞

漢舊儀衛士初至未入君侯到都國外賜勞吏士

歲盡罷遣天子臨饗勸以農桑有加恩焉

漢舊儀正月五日大置酒饗衛士蓋寬饒傳及歲盡
交代上臨饗罷衛卒王尊傳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
衛士丞相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于殿門
下後漢志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
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
持節慰勞以詔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

作樂觀其角抵樂闕罷遣勸以農桑

材官騎士

刑法志漢興天下既定踵秦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
南北軍之屯漢官儀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
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

屬郡都尉

百官表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
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諸侯王國中尉
掌武職

以歲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爲會都試水處爲樓船

漢舊儀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材官

騎士習騎馳戰陣按聚珍版漢官舊儀云令長相

馳戰陣課殿最水處爲樓船亦習戰射行船

令丞尉亦各統其縣守尉不得專也

翟義傳義爲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心惡之遂與東

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于

是以九月都試日斬觀令因勒其車騎材官士

大抵金城天水隴西安定北地河東上黨上郡多騎士

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巴蜀多材官

高紀十一年淮南王反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

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軍霸上武紀元鼎六年

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

征西羌宣紀神爵元年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

刑及應募飲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三河潁川沛

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

士羌騎詣金城

江淮以南多樓船士

武紀元鼎五年南越相呂嘉反遣伏波將軍路博德
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潯水歸義
越侯嚴按越字據漢書增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為
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
食貨志元鼎五年南粵反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
人擊之朱買臣傳東越數反朱買臣為會稽太守詔
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嚴助傳淮南王上書曰
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閒忌將兵擊之會
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

其興發量地遠近若宣帝以沛郡淮陽汝南征西羌蓋
罷民矣

事見上

郡國不擅斥騎士

趙廣漢傳坐擅斥除騎士之軍與數罪腰斬師古曰
斥除謂逐遣之
非教士不得徵發

武五子傳燕王旦賜策曰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
徵

以功推遷得至將相

申屠嘉傳以材官蹶張從擊項籍爰盎傳君以材官
蹶張遷為隊帥積功至淮陽守趙充國傳始為騎士
以六郡良家子補羽林霍去病傳騎士孟已有功賜
爵關內侯

然其試騎士有為伍分左右部置軍假司馬千人或至

坐死

按有為伍一作有馬伍

韓延壽傳蕭望之案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五騎為
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

上干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延壽竟坐棄市馮
唐傳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
而諸侯王不得領庫兵飭武備

燕王旦傳旦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
備非常干是下令羣臣曰寡人親奉明詔職吏事領
庫兵飭武備按諸侯王不得領庫兵蓋七國敗後稍
禁抑之

武帝之後有選募有罪徒其選募曰勇敢

武紀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李廣利

補漢書志
等擊匈奴李陵傳將勇敢五千人教射張掖酒泉以
備胡天漢二年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叩頭自
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
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

曰犇命

昭紀始元元年遣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爲蜀郡犇
命擊益州應劭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以赴急
難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討之故權選取精勇聞命犇
走故謂之犇命

曰伉健

宣紀本始二年大發六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
射者皆從軍趙充國傳奏云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
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

曰豪吏

王溫舒傳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
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

曰應募

宣紀神爵元年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

按弛刑二字據漢書增

及應募飲飛射士趙充國傳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
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馮奉世傳復發募士
萬人拜韓安國爲建威將軍常惠傳家貧自奮應募
淮南王傳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雷禰即願奮擊
匈奴太子數惡被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元朔
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上遣漢中尉宏即詆
驗王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壅闕求奮
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當棄市詔不許
曰私從

趙充國傳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
與吏士私從者李廣傳負私從者不與

其罪徒曰謫民曰惡少

武紀太初元年遣李廣利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
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李廣利等
擊匈奴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
有市籍五父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
本廣利傳太初元年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
數萬人以往又赦囚徒得寇盜發惡少年及邊騎歲

餘而出又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案七科謫
張說非也七謫蓋擇其罪之輕者凡七科以謫之
其名不武帝雖身未至如始皇之甚力李廣利
傳伐宛罰後十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出五原擊匈
奴無天漢四年擊匈奴事紀傳必有誤昭紀元鳳五
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

曰亡命

武紀元封六年益州昆明反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
郭昌將以擊之昭紀發吏有告劾亡

曰徒曰弛刑

昭紀元鳳元年武都氏人反遣馬適建等將三輔
常徒皆免刑擊之宣紀神爵元年發三輔中鄒官
弛刑李奇曰弛廢也謂若今徒解鉗鈇赭衣置任輸
作也

曰罪人

高紀十一年淮南王反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
軍武紀元鼎五年南越相呂嘉反遣路博德楊僕等
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別將巴

蜀罪人發夜郎兵

曰應募罪人

武紀元封二年楊僕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

元鳳六年募郡國徒築遼東元菟城

至于中興併尉職罷都試

後漢志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併職太守無都試之

役省關都尉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稍

分縣治民比郡安帝以羌犯法三輔有陵園之守乃

復置右扶風都尉京兆虎牙都尉

材官騎士還復民伍

世祖紀建武七年三月詔曰今國有衆軍並多精勇

宜且罷輜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

伍

悉長從募士多而郡國之兵壞矣

烏援傳建武二十四年武陵五溪蠻反援將十二

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擊之應劭漢官曰

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啟戎心一方有難三

面救之發興雷震煙蒸電激一切取辦黔首驚然不

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驅之以即強敵是以每戰常負王旅不振張角懷挾妖偽遐邇搖蕩八州並發煙炎絳天牧守梟裂流血成川爾乃遠徵三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忿驚縱橫多僵良善以為己功財貨糞土哀夫民氓遷流之咎見出在茲不教而戰是謂棄之跡其禍敗豈虛也哉

天下之人皆直戍邊謂之過更

高紀二年興關中卒乘邊塞敬傳敬齊人漢五年戡隴西蓋寬等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成北

繼後漢安紀永初四年詔二輔除三年逋租過更口

算芻臺

行者兼代他人一歲而更

史記大事記高后五年令戍卒歲更鼂錯傳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如淳曰天下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成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按過更言

三日之成過之即更猶更卒一月名踐更也安紀除
逋租過更錢之遺者非謂出錢入官乃名過更

視秦人閭左之成寬矣

陳勝傳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應劭曰秦時以謫
發之名謫戍先發更有過及贅壻買人後以嘗有市
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
復入閭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

邊無事又時減外繇

賈山傳陛下即位減外繇衛卒霍去病傳渾邪王降

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宣紀五
鳳四年以邊塞無寇減戍卒什二昭紀元平元年日
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繇案史記大事記文十三年
除戍卒今諸傳自文帝後但言減之耳未詳

或以官奴婢代戍

貢禹傳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事宜免為庶
人稟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

武帝時始有以謫發者

武紀天漢元年發謫戍屯五原食貨志算緡令匿不

自占占不悉者戍邊一歲

戍卒至邊蓋領屬部都尉

地理志邊郡有部都尉百官表無之疑領戍卒

其賜外繇著外繇者皆計庸直得受之其人也

卜式傳賜式外繇四百人蘇林曰外繇謂戍邊也
一人出錢三百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溝洫
志成帝河平元年治河卒著外繇六月師古曰以卒
治河有勞雖執役日近皆得比繇戍六月也著謂著
于簿籍也後二歲河復決治六月乃戍治河卒非受

平賈者爲著外繇六月按外繇無六月者外繇歲不
過三日則六月可當六十人今著之俟調發時得受
之令庸除已嘗戍三日他皆爲已有猶卜式傳賜外
繇四百人也

漢之用民殆不過此而天子推恩則有復其身者若三
老

高紀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衆爲善置
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
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

若孝悌若力田

惠紀四年舉民孝悌力田者復其身

若吏卒從軍至平城者

高紀八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

若博士弟子

儒林傳武帝詔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

若通一經者

儒林傳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

若五大夫

食貨志鼂錯奏云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按錯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蓋承舊制爵九級至五大夫乃復耳鄭註周禮鄉大夫貴者皆舍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自後漢改法爵二十級至關內侯乃復也

若車騎馬

食貨志鼂錯奏云民有車騎馬者復卒三人西域傳

武帝詔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以補闕毋乏武備而已

若癘不可事

周禮鄉大夫老者疾者皆舍註云疾者謂若今癘不可事者復之漢律民年二十三傳之疇官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疲癘

有復其家若豐沛

高紀十二年謂沛父兄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爲豐請乃併復豐比沛

若吏二千石從入蜀漢者

高紀十二年詔云吏二千石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于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

若軍吏卒非七大夫以下者

高紀五年詔軍吏卒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若吏六百石及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二千石官印者

惠紀詔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

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毋有所與按軍賦卽算賦

若民徙塞下者

鼂錯傳今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賈誼傳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按邊郡與西羌匈奴接境雖高爵應復之人亦不免操兵爲守戰備言匈奴爲邊郡害如此非漢法不與之復也

若宗室

文紀四年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周禮鄉大夫國中貴者皆舍鄭注云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是也若功臣後

宣紀地節二年詔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毋有所與功臣表元康四年復高帝功臣絳侯周勃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無嗣者復其次。按宣紀元康元年表必有

誤按功臣表皆作元康四年按本紀四年有賜功臣適後黃金事表或因此而誤記也

至子關中卒從軍者

高紀二年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

諸侯子在關中者

高紀五年詔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

流民還歸者

宣紀地節三年詔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
算事

八十九十者子若孫

賈山傳九十者一子不事武紀建元元年詔民年九

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爲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

其供養之事周禮鄉大夫老者皆舍鄭謂若今八十

九十復羨卒

民產子者

高紀七年詔民產子復勿事二歲

若大父母父母之喪者復身家皆有期限

宣紀地節四年詔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繇事使

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

母之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而復算復租尤不輕予

宣紀地節三年流民還歸者勿算事高紀二年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

武帝始令民入粟復

食貨志桑宏羊請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入奴婢復

食貨志兵連不解府庫並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

買爵至千夫復而徵發之士益鮮

食貨志法既益嚴更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案秦爵五大夫第九武功爵千夫第七蓋武帝創武功爵每級加舊爵二等欲民貴之故千夫比五大夫皆得復除也

無以給中外繇役矣

元紀永光三年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繇役

所謂天子之衛則光祿勳所領諸郎是也

百官表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有丞武帝太初

元年更名光祿勳期門羽林皆屬焉漢舊儀殿外門
署屬衛尉殿內郎署屬光祿勳文紀皇帝即日夕入
未央宮夜拜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楊惲傳擢爲諸
吏光祿勳親近用事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
凡八郎者以吏二千石以上任其子若弟

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
一人爲郎哀紀卽位除任子令張安世陳咸劉向王
崇馮元翟義以父任爲郎爰盎霍光楊惲以兄任爲
郎

以明經

高相傳子康以明易爲郎召信臣傳以明經甲科爲
郎睦宏傳從嬴公受春秋以明經爲議郎孔光傳經
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爲議郎翟方進傳以射策甲科
爲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劉向傳宣帝初立穀梁
春秋召向受穀梁講論五經于石渠復拜爲郎中給
事黃門

以孝廉

董仲舒傳臣愚以爲宜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

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王吉王駿蓋
寬饒鮑宣京房韋元成杜鄴師丹馮奉世子譚駿皆
以孝廉爲郎馮唐以孝廉爲郎中署長

以射策甲科

蕭望之翟方進馬官何武王嘉皆以射策甲科爲郎
以博士弟子高第

儒林傳武帝時太常奏博士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
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太常
籍奏平帝時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歲課甲科

四十人爲郎中

以上書若賦

主父偃傳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上召見

拜馮樂安皆爲郎中枚乘傳乘子臯

按此三字元本所無今爲增入

召入待詔臯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觀善之拜爲郎
時使民入羊入奴婢入穀入財或買武功爵皆得補郎
郎選衰焉

食貨志武帝時府庫空虛迺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
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于此後四年置武功

爵以顯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
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及孔僅爲大司農始令吏得入
穀補官郎至六百石其後所忠又言世家子弟富人或
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迺徵諸犯令相引數千
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小式傳是時
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助費上以式終長者乃召拜
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初式不願爲
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旣爲郎布衣
草躡而牧羊黃霸傳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

凡郎有議郎

後漢志凡大夫議郎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唯詔命
所使百官表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
郎中比三百石

有中郎

東方朔傳復爲中郎上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
引內董偃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
罪三安得入上默然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
不可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

有侍郎

東方朔傳上以爲常侍郎遂得愛幸又設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

有郎中

司馬遷傳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

有外郎

惠紀卽位賜民爵一級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二級四歲二級外郎滿六歲二級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蘇林曰外郎散郎也按惠帝卽位

賜爵唯中郎郎中外郎不言議郎侍郎又董仲舒云今長吏多出於中郎郎中吏二千石子弟則知漢初郎官考其實唯有三等諸言郎者外郎也中郎者內郎也郎中者在二郎之中也自武帝後始于中郎增議郎侍郎

非議郎皆更直執戟宿衛殿門

後漢志凡郎皆更直執戟宿衛殿門出充車騎唯議郎不在直中

而內郎守黃門者爲黃門郎

漢舊儀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

夕郎

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多至千人

百官表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

而又有期門羽林騎期門亦至千人

百官表期門掌執兵送從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

無員多至千人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蔡質漢

儀虎賁五百人無常員多至千人

或曰三百人

漢舊儀期門騎者隴西攻射獵及能用五兵材力三

百人

羽林七百人

百官表羽林掌送從次期門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

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漢舊儀羽林從官七百

人

孤兒無數

漢舊儀諸孤兒無數

或曰羽林郎百一十八人左右騎各八九百人



蔡質漢儀羽林郎百一十八人無常員漢官儀羽林
左監主羽林左騎八百人右監主羽林右騎九百人
皆以三輔六郡良家子補期門羽林

東方朔傳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八九月中與侍中常
侍武騎及侍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
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漢舊儀期門騎者隴西攻
射獵及能用五兵材力三百人行出會待期門下從
射獵無員秩比郎從官名曰期門騎地理志武帝選
天水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補羽林以材

力為官名將多出焉後漢志羽林郎無員掌宿衛侍
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
補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
郎漢舊儀羽林從官士百人取三輔良家子自給鞍
馬按漢用六郡良家補羽林期門蓋三輔園陵賴為
蕃蔽故取其子弟以備宿衛猶高帝封趙壯士四人
各千戶也天水永平十七年更名漢陽趙充國傳隴
西人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甘延壽傳北地
人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拔距絕于等倫

嘗趨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試弁為期門

及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號孤兒父死子代

百官表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

號曰羽林孤兒漢舊儀諸孤兒無數父死子代皆武

帝時擊胡死子孫不能自活養羽林官比郎從官從

駕不得冠置令一人名曰羽林騎孤兒常輓大行

車王莽以卿大夫博士直弟子輓大行喪車為羽

郎按荀綽晉百官表注曰虎賁諸郎皆父死子代

漢制也未詳

皆掌執兵送從而羽林又有黃頭郎習權船

鄧通傳以權船為黃頭郎師古曰刺船之郎皆著黃

帽故號黃頭枚乘傳說吳王曰漢知吳有吞天下之

心也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蘇林曰羽

林黃頭郎蓋習水戰者

宣帝發期門羽林從征殆輕用之矣

宣紀神爵元年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

募伏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

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

謂金城趙充國傳神爵元年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印
將期門飲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為支兵案印所將為
支兵即神爵元年所發詣金城者也紀不言發期門
誤也馮奉世傳擊西羌請益兵乃發三輔河東宏農
越騎迹射伏飛轂者羽林孤兒及呼速荼噶種

中郎分五官左右

百官表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比二千石

郎中分車戶騎仍有左右

百官表郎中有車戶騎三將漢儀注郎中令王郎中

左右車將主左右車郎左右戶將主左 戶郎李廣

傳景帝初為騎郎將蓋寬饒傳遷諫大夫行郎中戶

將事劾奏張安世子不下殿門楊惲傳召戶將尊欲

令戒飭富平侯

與期門羽林皆有將

百官表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皆比二千石郎中

有車戶騎三將秩皆比千石期門平帝元始元年更

名虎賁郎置中郎將秩比二千石宣帝令中郎將騎

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後漢志虎賁中郎將比二

千石主虎賁宿衛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主羽林郎
光祿勳以歲時科第其行能

元紀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淳厚遜讓有行
者光祿勳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後漢志光祿勳考其
德行而進退之

大將軍肄習射御戰陣

武五子傳將軍都郎羽林道上稱蹕師古曰都大也
謂大會試之漢光祿掣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
霍光傳言光出都肄郎羽林師古曰謂總閱試習武

備也

將以兵法部屬之

爰盎傳爲中郎將上曰將軍怯耶按中郎將稱將軍
則部屬諸郎當以兵法猶周官諸子

奏免其有罪而薦舉其高第者

張釋之傳爲騎郎十年不得調欲免歸中郎將爰盎
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楊惲傳遷中郎
將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
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

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

中興以五官左右虎賁郎將併將中郎侍郎郎中

後漢志五官中郎將主五官郎左中郎將主左署郎
右中郎將主右署郎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宿衛皆有
中郎侍郎郎中羽林中郎將主羽林郎

而廢車戶騎三將

後漢志省車戶騎凡三將

其郎員悉省于先漢矣

百官表謁者員七十人後漢志謁者三十八人按後漢

制度大率省約以謁者推之大率可見也

其次則有南軍有北軍南軍則衛士是也

外戚傳高后八年以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以趙王
呂祿爲上將軍居北軍臨崩戒祿產曰今王呂氏大
臣不平我卽崩恐其爲變必據兵衛宮謹毋送喪爲
人所制高后紀勃將北軍然尙有南軍丞相平召朱
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母內
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爲亂
殿門弗內徘徊往來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未敢誦

言誅之也乃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
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逐產殺之郎中府
吏舍廁中勃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按外戚
傳及本紀考祿產本末則南軍當是衛士以其在北
軍之南故謂南軍蓋漢初未有他兵也是歲衛尉營
陵侯劉澤

北軍在未央北爲軍壘垣置中壘校尉以一校守之
百官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并屯騎等凡八校
尉皆武帝初置刑法志漢興天下初定踵秦置材官

于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日粵內增七
校外有樓船晉灼曰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云七
校按漢初有南北軍則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當是
高帝所置諸呂反太尉不得入北軍則中壘校尉所
守也武帝所置自屯騎以下凡七校尉百官表以八
校尉皆武帝所置誤矣北軍當在未央北中壘蓋中
北軍而屯也漢制每一校少者七百人多者千二百
人

事屯兵其中事已輒罷

文紀皇... 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
南北軍二年詔曰朕既不能遠德故惻然念外人之
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
衛其罷衛... 車軍... 霸傳守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
馬不適士勿之軍興

武帝時有諸校尉則常屯矣

胡建傳監軍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
北軍有監軍御史

胡建傳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

或曰監北軍使者

劉屈氂傳征和二年戾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
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金日磾傳莽
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其殺使者發兵按
監北軍使者與監軍御史職號略同自天漢後更名
有護軍都尉皆監其軍察舉非法

陳平傳拜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軍盡謹曰大
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其載使監護
長者或譖平曰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

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漢
王召讓平平對云云漢王乃謝厚賜平拜以爲護軍
中尉盡護諸將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
從百官表護軍都尉秦官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
都尉按漢書無衛青傳元朔五年青將六將軍擊匈
奴還帝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
匈奴常護軍傳校獲王按護軍不屬大將軍師公孫
敖從青擊匈奴故傳諸校傳音附
有軍正正丞掌軍法

百官表高帝五年軍正陽咸延爲少府昭紀始元五
年大鴻臚田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衛青傳軍正閔
長史安李廣利傳擊大宛還詔曰軍正趙始成功最
多爲光祿大夫胡建傳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時監
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乃約
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
斬于是當選士馬日監軍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
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
上建指監軍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

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軍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斬以聞按史記司馬穰苴傳監軍莊賈後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

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莊賈以徇蓋軍正古

官主軍法者

非有事不統于太尉諸將軍

高后紀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胡建傳軍法曰正無

屬將軍

而護軍之屬大司馬自武帝始也

百官表護軍都尉武帝元狩四年屬大司馬成帝綏和元年居大司馬府比司直趙充國傳昭帝時武都氏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擊定之又充國爲

後將軍擊西羌豪靡忘自歸充國遣還諭種人護軍
以下皆爭之王莽傳大司馬護軍廉褒奏言安漢公

三

武帝增置七校曰屯騎曰步兵曰越騎曰長水曰胡騎
曰射聲曰虎賁

百官表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
兵越騎校尉掌越騎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又
有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射聲校尉掌射聲
士虎賁校尉掌輕車皆武帝初置有丞司馬校尉秩

皆二千石刑法志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
晉灼曰百官表凡八校尉云七校者胡騎不常置按
胡騎雖云不常置而自武宣後屢見諸傳至光武始
併長水豈得不在數中所謂七校者蓋中壘係北軍
非武帝初置自屯騎而下爲七校也

各掌其兵以備宿衛

三輔黃圖漢有長水中壘屯騎按屯騎二字從虎賁三輔黃圖增入

越騎步兵射聲胡騎宿衛王宮周廬直宿後漢志屯
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校尉皆亦掌宿衛兵

蓋選募精勇及胡越內附之人比之期門羽林無復更
代而京師始有長從坐食之兵矣有事時發五校或胡
越騎

李陵傳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趙充
國傳子卬將期門伏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元
紀永光二年馮奉世擊西羌任千秋別將五校並進
奉世復請益兵乃發三輔河東宏農越騎迹射伏飛
穀者羽林孤兒按奉世復請益兵云見馮奉世傳非元紀語也
而越騎尤重率以所親信領之按註云云當作而胡越騎尤重疑脫胡字

金日磾傳金敞子涉領三輔胡越騎師古曰胡越騎
之在三輔者若長水長楊宣曲之屬是也霍光傳兄
孫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薨帝封山爲樂平
侯以奉車都尉領尙書事諸領胡越兵按漢書作騎悉易
以所親信許史子弟

中興省中壘以胡騎虎賁并長水射聲而置北軍中候
以監五營

後漢光武紀建武七年省長水射聲二校尉官九年
置青巾左校尉官十五年復置屯騎長水射聲三校

尉官改青巾左校尉為越騎校尉是也後漢志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胡騎并長水虎賁主輕車并射聲

始謂五校為北軍

吳漢傳漢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按霍光傳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謂北軍及五校也東都省中壘無北軍中候營遂通謂五校為北軍

而胡越騎或以他軍充之其名則猶故也

按註云云當作而越騎或

以他軍充之疑衍胡字

後漢志越騎校尉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為騎也晉灼曰取其材力超越也按紀光武改青巾左校尉為越騎校尉臣昭曰越人非善騎所出晉灼為允按刑志武帝平百粵增七校又諸傳多言胡越騎則胡越非超越明矣蓋光武以他軍充越騎其官則仍舊名也

至於少府有儀飛

百官表少府屬官有左弋居室令丞武帝太初元年

更名伏飛伏飛掌弋射有九丞兩尉臣瓚曰官有一
令九丞在七林苑中結繒繳弋鳧鴈歲萬頭以供祀
宗廟如淳曰呂氏春秋荆有茲非得寶劍于干將渡
江中流兩蛟繞舟茲非拔寶劍赴江刺兩蛟而殺之
荆王聞之仕以執圭後世以為勇力之官茲伏音相
近師古曰亦因取其便利輕疾若飛故號伏飛
水衡有緝濯

百官表水衡都尉屬官有緝濯令丞如淳曰緝濯船
官也師古曰緝讀與楫同音集濯直孝反皆所以行

船也

武帝以後時備興發其所領士徒亦甚矣

宣紀神爵元年發三輔山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伏飛

射士詣金傳子中郎將印將期門伏飛孤

兒胡越馬釐傳征和二年戾太子反屈

釐矯制發緝濯士以予大鴻臚商邱成是也

三輔之兵中尉主之中尉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

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

執金吾秩中二千石後漢志執金吾一人秩中二千

右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繞行宮外及主兵器

常以緹騎二百人巡京師

漢官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五百二十人輿服導從光滿道路世祖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

與衛尉相表裏

胡廣曰衛尉巡行宮中則金吾徼于外相爲表裏以擒姦討猾

其督捕姦盜則宮司馬都候屬焉

漢舊儀宮司馬諸隊都候領督盜賊屬執金吾案百官表衛候司馬及左右都候皆屬衛尉蓋領督盜賊之事則以屬中尉歟

有大事發兵屯衛事已輒罷

高紀十一年淮南王反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衛軍霸上文紀三年上幸甘泉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其征伐四夷不輕用也

武紀元鼎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

河內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征西羌
其官有兩丞司馬候千人又中壘寺五武庫都船及式
道左右中候皆屬焉

百官表有兩丞候司馬千人

按師古注云
千人官名

屬官有中

壘寺五武庫都船四令丞都船武庫有三丞中壘兩
尉又式道左右中候候丞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
皆屬焉初寺互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中尉

武帝置左右京輔都尉分掌三輔而屬之中尉則中尉
所事職唯徼循而已

百官表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都尉丞各一人

凡城中屬長安令有左右尉其外有廣部明部尉凡四
尉

漢舊儀長安城中皆屬長安令置左右尉城南置廣
部尉城西北置明部尉凡四尉

自戾太子敗乃置城門校尉掌城門屯兵

武紀征和二年太子亡始置城門屯兵

有司馬十二城門候

百官表城門校尉秩二千石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

馬十二城門候師古曰八屯各有司馬門各有候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亦其比也

其後以近臣領之

張安世傳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

至開幕府如將軍

外戚元后傳王音代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讓不受後上悔廢平阿侯譚不輔政而薨也乃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

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商代音爲大司馬衛將軍而紅陽侯立位特進領城門兵

而函谷關亦置關都尉屯兵守之蓋京師之兵大略具此

百官表關都尉秦官武帝初置魏相傳大將軍霍光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因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
此外則滎陽屯兵臨事輒發無常屯之兵也

高紀十二年帝崩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

爲編戶民北面爲臣心常鞅鞅今乃事少主非盡族
是天下不安酈商見審食其曰誠如此天下危矣陳
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
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陳平傳
平恐呂后及呂頹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
嬰屯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惠紀七年發車騎材
官詣滎陽太尉灌嬰將高后紀八年崩上將軍祿相
國產頴兵秉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意在
京師欲與太尉勃丞相平爲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

發兵產祿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
人諭齊王與連和待呂氏變而其誅之文紀三年濟
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滎
陽于是詔罷丞相兵以柴武爲大將軍將十萬衆擊
之祁侯繒賀爲將軍軍滎陽吳王濞傳七國反天子
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
滎陽監齊趙兵

郡國之兵則材官騎士是也漢創秦故始令天下縣邑
城

高紀六年令天下縣邑城

而材官騎士歲時講肄然其給事郡國唯更卒衛士而材官騎士非虎符不得輒發

齊悼惠王傳哀王謀發兵中尉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

唯當寇之邊特異內郡自漢初置諸侯王

高紀五年立番君芮爲長沙王立盧縮爲燕王六年立兄宜信侯喜爲代王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韓王信都晉陽七年廢代王喜立子如意爲代王

九年廢趙王敖徙代王如意爲趙王諸侯王表諸侯比境周币三垂外接胡越

以信臣監邊

盧縮傳陳豨以郎中封爲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韓信傳陳豨爲代相監邊辭信信挈其手口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案高紀九年廢趙王敖徙代王如意爲趙王蓋豨始爲代相及如意王趙復爲趙相故二傳不同耳

兵精地大隨卽叛亡

高紀六年韓王信降匈奴十年代相國陳豨反上曰豨嘗爲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爲列侯以相國守代十二年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陰謀上使審食其迎綰綰稱疾食其言綰反有端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綰詔曰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以爲亡有故使人迎綰綰稱疾不來謀反明矣

其後徙代地置雲中

高紀十一年上擊陳豨還雒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

北與夷狄爲鄰

按漢書云與夷狄邊

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

胡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

而長沙燕代皆割其南北邊爲郡

諸侯王表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如淳曰長沙之南更置郡燕代以北更置緣邊郡其所有饒利兵馬器械三國皆失之也

既又募民徙塞下爲築室屋復其家不輸賦

鼂錯傳錯上言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于塞下或

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
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
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
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
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
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
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池
具藺石布渠荅復爲一城其內城閒百五十步
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

爲室屋具田器乃募羣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
募以丁奴婢贖臯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酒募
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子冬夏衣廩食能自
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
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
下之民利祿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
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
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
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

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
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
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
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
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
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
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
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
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

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
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
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
也爲置巫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
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
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
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連連
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
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于

應敵故卒伍成于內則軍正定于外服習以成勿令
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其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
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
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
不給衛士材官

漢官儀邊郡不給衛士材官

又以令徙姦猾吏民於邊以扞寇虜

武紀元狩五年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

有征伐則將其兵以從將軍

朱買臣傳上拜買臣會稽太守受詔將兵與樓船
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趙充國傳虜絕轉道詔將八
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間虜充國計
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時上已發云云與武
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又云上
卽拜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將兵六千一百
人敦煌太守使將二千人昭紀元鳳三年遼東烏桓
反以中郎將范明友爲度遼將軍將北邊七郡郡二
千騎擊之

雖高爵得復然不能不興發也

賈誼傳令兩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
以不輕得息

太守將萬騎行障塞

漢舊儀邊郡太守將萬騎行障塞

治亭徼

食貨志上北出蕭關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
秦中或千里無亭徼于是誅北地太守以下。按上
下文當是元鼎中紀下書按事見食貨志武紀不
載注本不誤按語非也

置長史司馬侯千人蓋其權重矣

漢舊儀邊郡太守置長史一人丞一人治兵民當兵
行長史領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農都尉皆不治民
百官表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六百石後漢志郡
置太守一人丞一人郡當邊戍者丞為長史王國之
相亦如之馮奉世傳馮譚以孝廉為郎補天水司馬
嚴助傳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助乃斬一
司馬諭意指

部都尉部戍卒乘障塞有東西部或南北部皆因秦故

隨地要害稍損益之

地理志朔方五原雲中定襄代郡遼東有東西中部
都尉酒泉有東西北部都尉鴈門上谷遼西有東西
部都尉會稽有南西部都尉隴西樂浪有南部都尉
北地武威廣漢上郡有北部都尉西河有南西北部
都尉敦煌有中部都尉按百官表有長史典兵馬則
部都尉蓋部戍卒守塞歟
乘塞列隧不過數千人

趙充國傳充國奏云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

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
之而不能害

有障塞尉各領其土

武紀太初三年遣光祿勳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

西北至盧朐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秋匈奴入定

襄雲中

按雲中二字
據漢書增

殺掠數千人行壞光祿諸亭障

晉灼曰地理志從五原桐陽縣北出石門障卽得所

築城

抄何焯校漢書云得
應作徐宋本同誤

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別

築爲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此卽障也後漢志邊縣

有障塞尉掌禁備羌夷犯塞張湯傳博士狄山言湯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閒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迺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

要以屯衛邊民不以從征也

案諸紀傳無戍卒從軍攻戰事

農都尉武帝初置領內郡卒屯田塞下因以備虜百官表農都尉武帝置後漢志武帝時置農都尉主

屯田苑穀

其制邊守塞大略如此然猶困于匈奴之強每聞虜入則發兵屯邊公卿大夫罷于奔命遠者至六月輒罷歸周亞夫傳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河內守周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月餘三軍皆罷武紀元光元年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爲車騎將軍屯鴈門六月罷二年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

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六月軍罷

武帝後時有將屯之兵矣

李陵傳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張掖酒泉以備胡霍去病傳路博德爲強弩都尉屯居延趙充國傳邊中郎將將屯上谷又充國傳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

自征伐之餘夷狄衰耗於是卽其歸義者處之塞外爲

屬國

鼂錯傳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數千人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武紀元狩二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霍去病傳滅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乃分處降者于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

其故俗爲屬國原本護國傳今訂正宣紀五鳳三年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置屬國都尉領之

百官表典屬國掌蠻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復增屬國置都尉丞候千人屬官九譯令地理志天水勇士安定三水上郡龜茲西河美稷五原蒲澤皆屬國都尉治後漢竇融謂兄弟曰張掖屬國精兵萬騎

以備藩衛從征伐

趙充國傳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功臣表昆侯渠復紮以屬國大首渠擊匈奴侯騏侯駒幾以屬國騎擊匈奴捕單于兄侯而西域有都護

官表西域都護加官宣帝地節二年初置以騎都尉諫大夫使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西域傳自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

外國者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其
後匈奴日逐王畔單于將衆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
鄭吉迎之乃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督察
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
擊擊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
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爲中故都護治
焉陳湯傳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湯矯制發
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漢兵胡兵全
四萬餘人攻斬郅支單于

車師有戊己校尉

百官表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有丞司馬各一
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西域傳元帝復置戊己校尉
屯田車師前王庭師古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
正位唯戊己寄治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己
爲名也有戊校尉有己校尉一說戊己居中鎮覆四
方今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案戊己校
尉在車師前王庭非寄治又車師在西域東鄰匈奴
亦非處西域之中也校尉名戊己其義未詳

監護諸國屯田殖穀以絕匈奴羌道所謂以蠻夷制蠻夷者也

補漢兵志

白石先生補兵志大抵喜漢法之近古傷後世養兵之費廣擁兵之權專也余曩從先生游得見此書即手鈔為家藏且以訓族里思與好學之士其之忽得刊本于同門友瑞昌陳令君則知冷君之志與余同能以先生之書傳諸遠近天下後世庶生學士尤有補云嘉定乙亥端午日門人卷義郎在淮南路轉運判官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池陽王大昌書

大昌于是年九月

益廣其傳

補漢兵志

知不足齋叢書

補漢兵志跋

宋懲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京師名曰禁軍開
寶入籍十九萬三千不為不多矣至道增至三十五
萬八千天禧增至四十三萬一千慶歷增至八十二
萬六千治平以降迄於元豐稍為裁減尚六十餘萬
徽宗將一童貫而禁軍闕額二十四萬靖康之禍按
籍止存三萬人而已無一夫可驅之戰者遂以不支
高宗將一張浚富平符離之敗棄師累十萬乃莫有
正其罪者尚可言兵事乎樂清錢文子見南渡兵食

之冗濫也以漢制不失寓兵于農遺意而班史無志因以補之書僅一卷言近而旨遠辭約而義該此非高談性命之學者所能括也文子字文季紹熙三年由上舍釋褐出身以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脩官歷宗正少卿退居白石山下自號白石山人故所輯詩傳及是編皆以白石著錄不知者疑變書誤矣卷首有陳元粹序後有王大昌跋皆其弟子跋稱嘉定中錢版於淮南漕解予所鈔者虞山錢曾藏本也秀水朱葵尊識

右補漢兵志一卷宋樂清錢文子撰門人陳元粹爲之註蓋以補班史之闕而實有慨于南渡後兵食冗濫思復漢制以救其弊其憂國之心深矣當嘉定甲戌乙亥閒瑞昌淮南一再版行闕世既深流傳漸寡予以重值購於吳江沈氏反覆班范二書詳加讎比正訛補闕頗于陳註有小補焉錢梓家塾再廣其傳攷直齋書錄解題建安王珪器之亦有兩漢兵志一卷又呂夏卿脩唐史別著兵志二篇戒其子弟勿妄傳吾家吏部好藏書就其家苦求得一著錄晁氏讀

書志惜未得與此書竝行耳先生字文季號白石山人歷官始末詳具竹垞先生跋中此八左乃不更贅云

乾隆己亥十月既望得閒居士鮑廷博識

